

譯
餘
偶
拾

楊
憲
益

譯餘偶拾

楊寬登

這篇序言，今天已經出版了。去年有些老
朋友曾指責我這篇筆記，由於他們的盛情
催印，曾將這篇筆記與一些舊稿在翻印上登載
過，起了一個名字，叫做譯餘偶拾。這次重編
舊稿，就將譯餘偶拾，因題目主要還是個翻
譯正，而其中要新稿，則名目已比原來要更
一新，將這本新稿放入此編，因為現在用
的夾子，同過去不大一樣，放在一起，好像不
太合適，將來如有餘暇，能多寫幾篇，再出
一本譯餘偶拾，就編好了。

這篇筆記，平時寫的筆記，覺得內容上問題
不少，有許多沒有做過，如李自成的死，據
出西南邊疆，照然是錯誤的，以前已有李自成
同志考證李自成的死，是死在昌平，此外還有不
少疏漏之處，如李自成死於今曆年內始傳入
中國，應該說明這裏的著者是招李自成，不是
白著，還有不少錯誤附會，望文生義，不獨
最前之處，但是有些考證，如關于廣西，是望文
生義，而城記的廣西，是即指廣西的某處，則今
，以及一些關於李自成死於廣西的考證，則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封面設計: 錢月華

譯 餘 偶 拾

Yiyu Oushi

楊 憲 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號

香港分店: 域多利皇后街9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32開本 11.75印張 186,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9,500

書號 7002·29 定價 1.25元

目 錄

序	1
李白與《菩薩蠻》	5
《柘枝舞》的來源	16
關於蘇祇婆身世的一個假設	26
康崑崙與段善本	39
康崑崙與摩尼教	50
秦王《破陣樂》的來源	55
唐代樂人關於共振現象的知識	61
民間保存的唐《西涼伎》	67
板橋三娘子	72
中國的掃灰娘故事	77
《酉陽雜俎》裏的英雄降龍故事	80
《高僧傳》裏的國王新衣故事	82
唐代新羅長人故事	84

薛平貴故事的來源	86
《逸周書·周祝篇、太子晉篇》和	
《荀子·成相篇》	89
《穆天子傳》的作成時代及其作者	99
《莊子》的原來篇目	109
《中康日食》考辨	113
《水滸傳》古本的演變	119
《水滸傳》故事的演變	131
十八世紀關於英國的中國紀載	138
宋代的養金魚	142
蕃薯傳入中國的紀載	144
釋支那	147
景教碑上的兩個中國地名	150
漢初孝的觀念傳播西方說	153
漢初封建制傳播西方說	156
希臘王尤屠帝摩東征考	159
古代于闐爲希臘殖民地說	162
大秦道里考	166
大秦異名考	172
大秦國的制度與風俗	176
大月氏王都考	179
大宛王都考	183

大月氏五翕侯疆域考	186
塞種紀元起算的年歲	188
迦膩色迦王的年代問題	190
阿剌銘刻上的迦膩色迦紀元	193
迦膩色迦遣使羅馬的紀載	195
大月氏王寄多羅與罽賓王馨孽	197
《漢書》上的罽賓王陰末赴	199
漢代罽賓國考	202
唐代東羅馬遣使中國考	206
宋代東羅馬遣使中國考	211
《嶺外代答》裏關於東羅馬的紀載	215
明代拂菻通使考	218
清初見於中國紀載的東羅馬	221
九州戎考	226
九州戎的西徙	228
塞種的別名“駒支”	232
義渠國考	234
月氏兩次西移的年代	237
龜茲與乾陀的雀離伽藍	240
東羅馬的鴉片貿易	243
漢武帝與拂菻	246
粟特國考	250

隋代的康國都城	258
昭武九姓國考	261
讀《北史·西域傳》	264
唐代西班牙與中國的通使	269
漢劉平國龜茲刻石考	272
《魏書》地豆于即鞬靬考	275
塔塔兒六姓考異	278
約翰長老的原名及其都城	281
蒙古名稱的原義及其來源	286
宇文氏名稱的起源	289
蠕蠕爲女真前身說	291
蠕蠕始祖木骨間的原籍問題	293
悅般國的覆滅	295
湟水即大凌河說	298
論《遼志》湟水非漢代湟水	301
論漢初真番的位置	303
說西史所見的庫蠻即庫莫奚	307
說烏孫與庫莫奚爲同一民族	310
說“縣官”“官家”爲“可汗”的異譯	314
薩寶新考	317
論南京別名金陵或冶城的來源	338
“不得祠”辨誤	341

漢桓帝時仁孝之辯	343
漢明帝夢佛求經的神話	347
桓譚《新論》裏的佛教思想	351
中國紀載裏的火雞	354
中國青磁的西洋名稱	357
關於紙的兩個外國名稱	360
盤越與車離	362
《西域記》的大族王摩醯羅炬羅	364
關於《元史》郭侃渡海收富浪的紀載	367

序

日子過得飛快，轉眼間已經年近古稀了。朋友們要我將過去發表過的文史考證筆記，整理一下，編成一集出版。這些筆記都是三十多年前的舊作。在付印之前，有必要作些說明，交代一下。

我開始寫這類筆記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當時寄居重慶北碚，在國立編譯館作英譯《資治通鑑》工作，同盧冀野、楊蔭瀏、楊仲子等朋友來往很熟；在他們幾位的鼓勵下，寫過一些文史考證文章，寄給上海的《新中華》雜誌上發表；在一九四七年把其中的二十幾篇編成一個集子，盧冀野兄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做《零墨新箋》，編入“新中華叢書”，只發行了一版。後來在解放戰爭期間，又陸續寫過一些筆記。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後，又把這些後寫的稿子編成一集，自己出錢印了一百本，起名叫《零墨續箋》，分送一些朋友。後來就再沒有這種閒情去寫這些東西了。去年有些朋友認為這些

考證，雖是我青年時期不成熟的讀書筆記，也許還有些參考價值，要我再編一下，重新付印，因為原來的《零墨新箋》和《續箋》，今天已很難找到了。去年有些老朋友要我再寫幾篇這類筆記，由於他們的盛情難却，曾寫過幾篇，連同一些舊稿在報刊上登載過，起了一個新名，叫做“譯餘偶拾”。這次重編舊稿，就用《譯餘偶拾》這個新名，因為自己主要還是個翻譯匠，而且《零墨新箋》那個書名自己也並不喜歡。新寫的幾篇這次都未收入此編，因為現在用的文體，同過去不大一致；放在一起，好像不太合適；將來如有餘暇，能多寫幾篇，再出一本《譯餘偶拾二編》好了。

重讀這些青年時的筆記，覺得內容上問題不少；有許多過去的假設，如考證李白先世源出西南邊疆，顯然是錯誤的，以前已有詹鍈等同志考證李白的先世來自碎葉了。此外還有不少疏忽之處，如考證蕃薯在明萬曆年間始傳入中國，應該說明這裏的蕃薯是指馬鈴薯，不是白薯。還有不少牽強附會、望文生義、不夠嚴肅之處；但是也有些考證，如關於“薩寶”是濕婆崇拜，《西域記》的摩醯羅炬羅即吐谷渾的慕利延，以及一些關於東羅馬和古代中國的交往，則今天我還是認為可以成立的。所以也許還值得重新出版一次。

這次編印過去的舊稿，沒有做什麼文字上的改動，

只是從《零墨續箋》裏抽掉了一篇，其餘一切照舊。很明顯，內容上的錯誤是大量的，希望讀這本集子的朋友予以指教改正。

楊憲益

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

李白與《菩薩蠻》

《菩薩蠻》本是唐代的舞曲。唐玄肅間崔令欽的《教坊記》已載《菩薩蠻》名。最早的一首《菩薩蠻》詞相傳爲李白作：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梯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北宋釋文瑩的《湘山野錄》記載：“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集於子宣內翰（曾布）家，乃知李白所作。”這應該是熙寧元豐的事，約當西元一〇七〇年左右；鼎州是今湖南常德。李白的詩在北宋時尚無定本，北宋的人對此詞似乎也不熟悉。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述及當時《李白集》裏有《清平樂》詞四首，未言有《菩薩蠻》，也未提起後世與《菩薩蠻》並稱的《憶秦娥》。

關於《憶秦娥》，北宋末年邵博《聞見後錄》紀載：“‘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李太白詞也。予常秋日餞客咸陽寶釵樓上。漢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詞者，一座悽然而罷。”由是可見《憶秦娥》在北宋末已甚傳唱，且確定爲太白詞了。《菩薩蠻》與《憶秦娥》並稱，傳爲李白，北宋已然。其爲李白作，當然也無可疑。

不過近人，如明胡應麟，也懷疑《菩薩蠻》、《憶秦娥》、《清平調》諸製爲晚唐人作，嫁名李白的。《清平調》三章則因其出於晚唐人的小說，《憶秦娥》則因其名不見於崔令欽《教坊記》，《菩薩蠻》則因據蘇鶚《杜陽雜編》其起源應在唐宣宗時（西元八四七——八五九），太白生於西元七〇一年，卒於西元七六二年，比《杜陽雜編》的紀載早了一百多年，焉能先作？《杜陽雜編》的紀載如下：“大中（唐宣宗年號）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雲鍊香麻以爲之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紋彩尤異。皆入水不濡濕，云有龍油魚油故也。優者亦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

女蠻國，我們要知道，並不是《唐書》所載的東女國。東女國在今川康之交，唐貞元九年（西元七九四年）內附，移其國於維霸等州。大中年間已不復存在。況且北地服飾簡陋，《唐書》言其王服青裙，爲小鬟髻，與《杜陽雜編》的紀載也不符合，這一段紀載裏的女王國我們知道是真臘，因爲當時真臘，北與南詔接壤，而《唐書》則明明紀載女王國在南詔以南。可是女蠻國顯然不是女王國，然而既並見於一段紀載裏，可能也是我國西南邊疆外的小國。關於西元八九世紀間南海諸國，除去我國正史和筆記小說外，大食和波斯人也有若干紀載。波斯人法吉（Ibn al Fakih）在西元九〇二年的《筆記》裏說：“天竺濱海有國曰羅摩（Rahma），其王爲一女子。天降奇災，凡有男子入境必死，而來者不絕，以有鉅利可圖也。”西元八五一年蘇利曼（Suleiman）的《筆記》裏說：“羅摩國有他處所無之細布，用以製服，質細而輕，可以穿指環而過，此布乃綿織者……此國亦產犀牛，頭生一角……天竺各地雖皆產之，此地犀角，尤爲美異，常有人物，孔雀，魚龍及他花紋，唐人用爲佩帶，價極昂貴。”這裏所說的綿布顯然是女蠻國所貢的明霞錦，有魚龍花紋的犀角顯然就是女蠻國所貢的雙龍犀。所以《杜陽雜編》裏的女蠻國一定就是當時的羅摩國，而羅摩國我們知道是在下緬甸的。

《唐書》說南詔人養蠶織錦，而南詔以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如絮，組縷而幅之。”這裏所說波羅樹實的絮也就是木綿，也就是女蠻國的明霞錦。《華陽國志》載永昌哀牢有桐華布，也就是一類的東西：“有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污，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之，乃賣於人；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紵也，織成紋如綾錦。”這樣看起來，當時雲南的木綿布有兩種，一種是白色的，一種是織紋如錦的細紵。這與《唐書》所載驃國（即上緬甸）所產的綿布是一樣的。因爲《唐書》說驃人“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白氎和朝霞當然是上面說的兩種綿布。朝霞更顯然就是女蠻國的明霞錦。《唐書》記載貞元十七年（西元八〇二年）驃國獻樂，其樂工“衣絳，朝霞爲蔽膝，謂之械，兩間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寶鐙釧，冠金冠，左右鈎鐙”。白居易當時紀此事的詩裏有句云：“珠璣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這一方面與《杜陽雜編》裏所載女蠻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的描寫相符，與《唐書》所載南詔婦人的服裝，“以綾錦爲裙襦，其上仍披錦”的描寫也大同小異。《宋史·樂志》紀載《菩薩蠻》隊舞，“衣緋生色窄砌衣。冠卷雲冠”。與之也大致相同。濮族婦人喜歡窄袖衣，上加披肩，下穿短裙，至今雲南明家人還是如此。歸納起來，

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貞元年間驃國的樂工，大中年間女蠻國的使者，唐代南詔的貴婦，宋代《菩薩蠻》隊舞的舞人。古代濮人服裝都是衣上加五彩披肩，下著五彩短裙，衣絳氎或白氎窄衣。高髻危冠，瓔珞被體的。

《杜陽雜編》所記載的女蠻國既已被證明爲緬甸當時的羅摩國，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考證《菩薩蠻》名稱的來源。我們知道當時緬甸和雲南的語言是大致相同的；雖然古代緬甸的碑銘所鑄文字大都用印度的迦檀婆(Kadamba)字體，或波羅婆(Pallava)字體，其文化仍屬於濮族系統。因此我們在古代驃國和南詔的紀載裏都發現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古南詔王的世系表如下：細奴羅（六四九——六七四年），羅盛（六七四——七一二年），盛羅皮（七一二——七二八年），皮羅閣（七二八——七四八年），閣羅鳳（七四八——七七八年），鳳伽異（殤）異牟尋（七七八——八〇八年），尋閣勸（八〇八——八〇九年），勸龍盛（八〇九——八一六年）。古驃國在蒲甘(Pagan)時代諸王世系表如下：驃苴低(Py-usawti)，低蒙苴(Timinyi)，苴蒙白(Yimminpaik)，白提里(Pailcthili)，提里羌(Thilckyaung)，羌陀里(Kyaung-dnrit)。驃國諸王的年代不可確考，不過我們知道驃國原來建都卑謬(Prome)，約在南詔的閣羅鳳在位時因都城被毀而遷都蒲甘，所以閣羅鳳大概與驃苴低同時。